



金 头 花

艾赫麥德·納迪姆·卡斯米著

秦 水 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7/43

金 头 花

〔巴基斯坦〕艾赫麥德·納迪姆·卡斯米著

秦 水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000 字数 184,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frac{11}{16}$ 插页 2

195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定价 (8) 0.60 元

目 次

| | |
|--------|-----|
| 金头花 | 1 |
| 广岛被炸前后 | 14 |
| 小偷 | 55 |
| 斧子 | 78 |
| 斯高达一家 | 103 |
| 当兵的儿子 | 127 |
| 小孩买石板 | 139 |
| 窃盗 | 148 |
| 艺术硕士 | 159 |
| 祝你一路平安 | 229 |
| 后 记 | 242 |

金 头 花

……一陣哼哼唧唧、嘟嘟囔囔和由于裂的嘴唇发出的低沉叫声：

“看在真主的面上！……不能这样啊！”

“一定要这样！”警察长正正头巾說。“我命令你們，在这个地方，我的命令就是法律！我再說一遍，一个月內，不准你們到地里去耕田、照看庄稼地、澆花椰菜。你們窩藏土匪，不贖罪，就别想过好日子，猪养的！”

一个身穿破衬衫的青年农民，从人群里挤出来，走到前面。他急得滿臉通紅，脖子上的青筋直蹦，胳膊上的肌肉直哆嗦。他走到警察长面前，高声說道：

“老谷！这样一来我們全得死！我們全得餓死！我們都是穷人哪！”

人群騷动起来。傳來了一陣局促不安的話声：

“喂，法依茲，法依茲！你干什么？赶快走开吧！”

警察长罵了一頓。

人們大气都不敢出。

“你又多什么嘴？坏蛋！你穷嗎？穷又怎么样？你

活着是个穷人，死去也是个穷鬼！我为什么要收回成命？不行！到明天晚上，你们一律得从窝棚搬回村子来。小心点！你们是非常熟悉我的棍子的。凡是尝过棍子滋味的人，”警察官自鸣得意地笑了笑，“见到我的影子都害怕！”

一个年纪很老的老头，吃力地站起来说：

“老爷！可怜可怜我们吧！发发慈悲吧，大人！”

“什么可怜不可怜？我不懂什么叫可怜。我的命令，在这里就是法律！”

正在这个时候，一只鸱鸒从天空的云彩里象石头一样嘶的一声冲了下来，抓住一只白鸽子，然后朝警察局黑房子的后面飞去，渐渐消失在远方。

前几天，有两个农民因为受了高利贷者的掠夺性欺骗，实在忍不下去，就把放高利贷的人杀了，烧掉了他的挺厚的红皮账簿，然后逃之夭夭。有一个警察几次追上了他们，但是他们俩都有外国造的步枪，而且枪法很准，所以没有抓住。等到警察队听到有“土匪”的消息，穿上制服，扎好皮带出发的时候，这两个人早就躲到树木茂密的山沟里去了。警察向上司写报告说：“这里应当实行连坐制度。农民窝藏土匪。只要对他们施加一定的压力，他们就会改变主意，把罪犯交出来。”

警察在村子里设岗已经有两个月了。家家户户，就连吃糠咽菜的穷人家，也得按月出钱供养警察。因此，逼

得作父亲的，当年輕的女儿夜里不在家，第二天早晨回来低着头把有时是四个安那^①、有时是八个安那递給他时，只好默默无言，忍痛接受；逼得年老的寡妇，因为儿子涉嫌被絞死在獄里，而到財主的碾坊里，把脑袋塞到轉动着的碾子下自杀。

后来，警察知道用这样方法也不能把“土匪”抓到警察局和使“土匪”自首，便下了一道命令：“查村外田間窩棚中之农民，有窩藏罪犯情事。为此禁止一切人前往耕田、照看庄稼地及澆花椰菜。国法森严，仰各遵照勿違！”

天冷了。大地上了冻，田里一片荒凉，花椰菜的幼苗发黑了。但是，命令究竟是命令，农民們只好默默地忍受着。只是偶尔有人偷偷地溜到自己的地里去看看。田間小道枯草上的薄冰，被踩得嘎吱嘎吱响，农民的心也冰冷了。而当他們看到肥大的菜叶上出现了不祥的黃斑后，由于心疼和害怕，他們的臉色都阴暗了。

只有法依茲地里的花椰菜长得很好，好象什么灾禍也沒有发生似的。夜間，虽然滿天星斗，但高大的树木下边还是一片深暗的阴影，鴨子也都躲进了附近湖畔的芦丛，法依茲就在这个时候溜出家門，一会貼着墙，一会鑽进小树蔭里，沿着熟悉的小路，跑到自己田里的井旁，操起水桶，把菜地澆足水。接着，他装满一筐花椰菜，送到

① 安那，巴基斯坦的輔币，等于1/16卢比。

住在村头上的一个老头那里，然后回家。早晨，天一亮，农民们都到清真寺去作礼拜，法依兹却盖着厚厚的毛毯睡大觉。

从前，人们都认为法依兹是全村最腼腆和最优柔寡断的小伙子。但是，自从参加了他朋友法达丁的婚礼以后，他勇敢起来了。婚礼后的第二天，法依兹就大胆地和他一向惧怕的一个小伙子吵了一架。和他年龄相仿的人都大为惊讶。法依兹的这种行为成了他们没完没了的谈话资料。“你瞧，胆真大起来了！大概他从什么地方弄到手枪了吧？再说，他的花椰菜也真邪，长得那么好！”传说很多，但是，法依兹脾气变了的真正原因谁也不知道。只有法依兹和索妮心里明白。

索妮是个温柔多情的姑娘，见了人有点羞答答的，象一遇到太阳暴晒和微风戏弄就立刻藏到叶子里去的初开的蔷薇花一样，她是村里老更夫的独生女儿，因而一直受着父亲的溺爱。她常常穿着绿鞋、花布裤、日本绸子的短衫，头上蒙着绣了许多小星星的薄头巾。鼻子上画着一颗小银星，跟小珍珠一般大；耳朵上戴着一付美丽的耳环，垂到下边的小宝石，象露水珠一样晶莹发亮；脖子上戴着一串小小的银铃铛；手上戴着镯子。脚脖上也戴着镯子。镯子的声音宛如尼姆树^①下小鸟的叫声。

① 一种叶子可做药材的树。

法依茲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去參加法達丁的婚禮。他跟另外幾個小伙子爬到屋頂上，興高采烈地听着十來個姑娘的合唱。一個年輕的米拉西^①姑娘打鼓伴奏。她笑咪咪地隨着拍子搖晃着身子。一只歌唱完，悠揚而婉轉的旋律剛靜止，準確而清脆的鼓聲就響起來，於是又唱起一只新歌。

屋子里坐滿了人，擠得水泄不通。一群淘氣的孩子，躲在樹蔭下面听唱歌。院子里坐的是婦女，在明暗輝映的燈光下面，花花綠綠的上衣和紅紅紫紫的褲子，圍成了一個美妙的彩虹般的圓圈。

一只新歌開始了。米拉西姑娘的手指敲着鼓。其餘的姑娘用高音隨着合唱。听起来，就象幾個音樂師的弦樂合奏。合唱的聲音忽然停止，只有一個清脆高音划破了寂靜。悲傷的歌詞飛向了天空：

活着，就要稱心如意，
歡笑吧，哪怕它死神降臨……

但是，這歌聲也突然停了下來。唱歌的姑娘猜到了調皮的女友們的心意：她們不唱，專听她唱。這種惡作劇使她很難為情，羞得她滿臉通紅。她低下頭去，想用小鼓遮掩。女友們洋洋得意地大笑起來，好象從天上撒下了無數小星星。

① 印度的種姓之一，作樂、奕唱、說書等民間藝人屬於這一種姓。

坐在屋頂上的小伙子們，也你瞧我我望你地大笑起來。

“這個歌聲才够味呢！它好象一枝金箭射在你心上……”有一個人說。

“是啊，歌聲真美妙。她一唱起來，就象小銀鈴在清水池底鳴响一樣，”法依茲輕聲說。

小伙子們都哈哈大笑起來，你捅捅我，我捅捅你，開始挖苦法依茲了：

“烏龜還要爬着跳舞哪！”

“癩蛤蟆還想到那兒唱歌哪！”

“老鼠還要往自己身上洒香水哪！”

但是，法依茲並沒有發窘。他摸着剛剛長出來的短須，心平氣和地回答說：

“朋友們，我也有一顆心啊。”

大家沉默了一會兒。他們很愛听法依茲說的這句話。坐在房檐上的一個小伙子問道：

“這是誰唱的？”

“索尼。”

“索尼嗎？”

“是索尼。那個更夫的閨女。你瞧，就是那個穿紅上衣的。”

“是的，我看見了。轉的真快呀，象閃電一般。”

“哈，真漂亮啊！”

半夜时分，人們都各自回家了，有几个姑娘趁着夜靜，就在院子里睡下了。法依茲小心翼翼地順着又黑又窄的胡同走着，心里想：“姑娘們的声音多么甜呀！只有蜂蜜才能相比。”他感到一陣心跳。他的心在說：“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躲在存兒里坐着，真丟人。要是能够拥抱索妮，跟她在野外綠蔭下散步，听听她那歌唱充滿着希望的人生、傾訴迎接着死亡的欢笑的迷人的歌声，該有多么好呀！这比在凉风輕撫下睡觉可好多了！”

法依茲的家在村子的另一头，所以一路上他有很多的时间仔細思索。当他順着老坟地的破墙走过去的时候，蟋蟀和蟬都突然不叫了。周圍呈现出死一般的寂靜。法依茲一动不动地站住了，他覺得好象几步以外坐着一位姑娘，并听見了琉璃鐺子的响声。这个声音使法依茲立即想起法达丁家举行婚礼的那一时刻。他眼前又浮现出小鼓、米拉西姑娘、华丽的衣裳、手鐺，耳里又听到宛如胆怯的小鳥消失在黑暗中的索妮的歌声。他回想起那歌唱充滿着希望的人生、傾訴迎接着死亡的欢笑的歌声。

死亡！死亡和老坟地里的破坟！一到夜里就和鐺声一样响动并从破墙豁子出来追捕过路人的白骨和幽灵！法依茲吓得渾身发冷，用变了調的結結巴巴的口音高声問道：

“誰在这儿？”

“是我，索妮，”有人答話。法依茲覺得这不是人的語

声。绝对不是！这是坟地那边小池塘里的妖精的洒水声，这是妖精手上的鐲子声。法依兹身上急得几乎要出汗，可是他的心花已经绽放了。他不再把这片可怕的黑暗放在心上。他觉得，他和索尼已经凌空而起，飞到了遥远天边的一个神秘而美妙的国度。姑娘把头倚在他的肩头。她的鬃曲的头发迎风飞舞。歌声和她的鐲子声响彻了全世界。

一度沉默的蟋蟀和蝉又叫了起来。法依兹又回到人间。

“索尼，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把金头花丢了，这是为了参加今天的晚会从一个地主女儿那里借来的，”索尼轻声回答。“婚礼完了以后，我跟几个女友打这里走回来。都怪她们淘气……我把金头花忘得干干净净，到家才想起来。可是我怎么找也没有找到，急得心都碎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找找，万一掉进哪个坑里去……这怎么能找到呢？爸爸又该生气了！金头花有多贵呀！”

法依兹十分高兴。他掏出一盒火柴，划着了一根。索尼的脸从黑暗中现了出来。头发从正中分开，上面盖着头巾。姑娘低下眼睛，丰满的嘴唇半开半张。沾满了泥土的双手上，无数的小琉璃手鐲振得铮铮作响。

“法依兹？”索尼惊奇地叫了一声。

法依兹乐得哆嗦起来：索尼居然知道他的名字！要

是一个姑娘知道一个小伙子叫什么，这就意味着什么！

法依茲一根接着一根地划火柴，终于把金头花找到了。原来金头花掉在一个坟旁的草丛里了。他小心翼翼地把金头花擦干净，递给索妮。

“给你，索妮，拿好。真主保佑，可找到了！……”

当他的沾满泥土的手指碰到索妮的手时，夜色更黑了。蟋蟀和蝉叫得更起劲了。小伙子和姑娘都觉得对方的手指在颤抖，于是都低下了眼睛。

“多谢你，”索妮用颤抖的语声说。“深更半夜在坟地里爬着找东西！……你胆量真大。”

“真奇怪，想不到我们在这儿遇见了，”法依茲回答。“你瞧，索妮，天多么黑，村子里多么安静！今天晚上，你那只歌唱充满着希望的人生、倾诉迎着死亡的欢笑的歌，唱得真好听。你从哪条道回去？我送你回去好吗？……索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我早就知道你……”姑娘一只手扶着破墙沿，说。“我的姑妈跟你是邻居。”

法依茲听到这个坦率的回答后，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你就这样一个人回去吗？”

“是呀。这算得了什么？我不怕。只有地主家的狗有时会咬过路人，可是那也没什么可怕的。”

但是，他们还是一块儿走了。法依茲把索妮送到她家门口站下来时，姑娘说：

“多謝你。”

“啊—哈!”坐在旁边墙角的更夫突然喊了一声。

“你父亲还没睡呢,”法依茲低声說。“你悄悄地进去吧。要不,他会听见……別让鐮子响! ……”

法依茲觉得索妮在用微笑回答他。

夜里,一片漆黑,法依茲不能仔細端詳索妮,但是,在他的思想里和心中,已經印上了姑娘的情影:从正中分开的头发,高高的胸脯,匀称的身段,腿上鐮子发出的悦耳响声,沾滿泥土的发顫的手指,还有……还有許多他以前从未想到过,而現在使他陶醉并热呼呼地涌上心头的东西。

从第一次会晤以后,索妮和法依茲偶尔有过几次短促的会面,这时他們就覺得自己的心都停止跳动了。临分离时,他們总是恋恋不舍,四目相視。然后,索妮象閃电一样,飞快地跑进弯弯曲曲的胡同里不見了。她挺着胸膛,双手搖摆着跑去,头巾随风飄起;而法依茲,則捻了捻剛剛长出来的短胡子,举起一块甚至能把强壮的水牛压倒的大石头,以表露内心的欢乐。

索妮有一位女友,轉眼就要結婚了。

有一次,在一个漆黑的冬夜里,全村籠罩着薄薄的烟霧,藏在东一块西一块的田地边上的冬蟬到处在鳴叫,法依茲和索妮坐在一堆瓦砾旁边。

姑娘偎倚在法依茲的身上,法依茲两眼緊盯着她。

“喂，你怎么啦？……怎么啦？……”法依茲說。“你就会有一枚金头花了。等我拿到卖花椰菜的錢，我一定在你女友結婚的前几天給你买一枚金头花。你瞧着吧！是純金的！……看它怎么在你脑門儿上閃閃发光吧！它会象月亮一样！索尼，我要把这样的金头花撒遍你眼前的路上！索尼！索尼，你是多么漂亮啊！”

索尼用柔軟的手指拿着雕花的象牙梳子，一边梳着法依茲的濃密头发，一边說：

“这何必呢，法依茲？金头花只有地主家小姐才能戴。”

他們又回忆起老坟地，回忆起把地主女儿的金头花掉进坟边草丛里的那个难忘的夜晚。他們回想起，在他們的手指第一次互相接触时，怎样燃起了爱情之火。他們想起以后許多夜晚的令人神往的瞬間。他們都从对方的眼睛里找到了往日幽会的回忆。他們坐着，彼此对望，一直到公鸡大叫，宣布新的一天来临时才分手。索尼冻得发抖，法依茲的眼睛困得冒火星。

現在，警察严禁农民澆菜地的命令虽仍有效，可是在法依茲的井旁，每夜都有水桶的响声，而他地里的花椰菜也长得十分茂盛。邻居們責难法依茲說：

“你怎么象个蝙蝠似地成天睡大觉！……”

“一个人沒活干的时候，除了发愁和睡覺，还能做什么呢？”法依茲安然地回答。

三个星期后，法依兹攒了十四个卢比，他到村里首飾店訂購了一枚金头花。其实，金头花的胎是用火漆作的。金子不多，只是薄薄一层，但是很亮，周圍有許多小珠子，閃閃发着白光，既象珍珠和露水，又象伴月的寒星。

这一天黑夜，法依兹走出村子还不到半英里，就从路旁的濃密的小树丛中跳出四个黑影，向他扑来。法依兹叫喊，掙扎，但是終于被他們綁住，拖到乔帕里^①去了。

在这里，法依兹借着煤油灯光，仔細地看了看警察头巾上的羽飾。

警察长象一个木偶似地坐在那里，不眨眼地看着前面。当把法依兹拖到他面前时，他揪了揪鼻孔，气得直蹙鼻，举起手来，使勁揮着打了法依兹好几个大嘴巴。

“畜生！坏蛋！杂种！……”

老更夫把被打得昏迷过去的法依兹拖到一旁。

“这个坏蛋每天夜里到地里去干活！还卖花椰菜！……你們看，胆敢藐視我命令的人就是这种下场！再抓住一个坏蛋，我就把他喂狗，”警察长破口大罵。

但是，罵声忽然停止了。警察长深深地吸了一口水烟之后，急着一抓胸口，就四仰八叉地摔在地上。老更夫急忙赶上去，开始按摩他的双腿。

法依兹疼得直抽搐，他悄悄地从乔帕里的台阶上爬

^① 乔帕里，农村中供男人集会研究公共事务、休息、谈天的場所。

下来，沿着漆黑的小胡同，踉踉跄跄地走向老坟地。到了那里，他靠着破墙呻吟起来。还是在那片枝叶遮住了星空的大树下边，来了一个姑娘。她的鐺子随着脚步传来悦耳的响声。在她的鼻子上，有一颗小月亮般的金星闪闪发光。索妮俯在法依兹身上，用自己的手帕边缘擦他的伤口。法依兹用沾着血的手指摸着她的手，把金头花放在她手里。

夜色漆黑，星光闪烁，一片蝉声震耳。一张流着泪水的脸紧贴着法依兹的宽阔胸膛，接着是一阵长时间的沉痛哭泣。